

朝阳升起

麦田 / 著



朝阳升起

麦田 /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朝阳升起 / 麦田著 — 上海 : 东方出版中心,
2010.11

ISBN 978 - 7 - 5473 - 0258 - 3

I. ①朝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3019 号

朝阳升起

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 021 - 62417400

邮政编码 200336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 180 千

印 张 8.25
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73 - 0258 - 3

定 价 20.00 元

走到今天不容易：因一句话，三年寒窗苦读；因独立和生存，12年走南闯北；因家庭，主动辞去高薪职位；因伤心，再次离职；因失落时得到的信赖，写下20年18万字的历程；因危机感，我又要做事……表达在当下的生活中，行色匆匆的我和身边人灵魂中的困惑与渴望。只有孜孜不倦地提升与追求，与时俱进；只有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，才有可能在自由的精神空间提升精神境界。

麦田

目 录

- 第一章 十八岁的抉择 / 001
- 第二章 三年寒窗苦读 / 017
- 第三章 大学生活 / 025
- 第四章 白手起家 / 040
- 第五章 孔雀西北飞 / 062
- 第六章 梅花香自苦寒来 / 066
- 第七章 母子连心 / 071
- 第八章 七年之痒 / 075
- 第九章 满城风雨 / 083
- 第十章 好事多磨 / 092
- 第十一章 生活多元化 / 105
- 第十二章 天道酬勤 / 122
- 第十三章 钩心斗角 / 132
- 第十四章 分居婚 / 142
- 第十五章 未婚妈妈 / 152

第十六章 我爱我家 / 174

第十七章 中年危机 / 188

第十八章 雾里看花 / 199

第十九章 换个活法 / 219

第二十章 爱的新高度 / 235

第一章 十八岁的抉择

2009年9月的一个傍晚，我从那辆黑色奥迪A8走出，车内传来关切夹带强势的声音：“我明天给你打电话。”我装作没有听到径直朝家走去。打开门，进了卧室，我脱下绿色碎白花的裙子和丝袜，拧开龙头，从蜂窝沐浴喷嘴刷刷流下的冷水，让我打了个冷战，那一幕又闪现在眼前：

“你这个品牌拿不下来。你老乡帮不了忙。”

“看来这个老总对你不重视嘛。”

“人家确实无能为力，这个人是我认识你们老乡中我最信任的人。”

“最信任？怎么？你不会爱上我这个老乡了吧？他能比我强吗？我这劳力士表是全金的！”

“你以为所有女人都会喜欢劳力士表！”

我说完白了他一眼，准备抽身离去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从我背后抱住我。

“你是好女人，我喜欢！”

“冷静点。我不是随便玩的人！”

“给我点面子！今后我听你的。”

“我从来没想到和你有这种关系。”

他控制不了，像野兽发了疯，在我脸上、脖颈上啃着。

“你再不冷静，我们一般朋友都做不成。”

他平静下来，从我背后紧紧抱着我。

“我也不是和任何女人干这事的！我要是乱来的人，我小学文化没毕业，能在上海有今天！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我不会破坏你的家庭。你做我的情人！”

水好凉！我又打了个冷战。按摩浴缸水满了，我用沐浴露在脸上、脖颈不停地搓！我怎么今天会遭受这些？我不停地问自己。

他是我 Y 市生意朋友老李的老家人小李，通过老李认识的。认识两年了，每逢年假，小李会打个电话客套。前几天，小李又打来电话，说他想做轮胎生意，和我谈谈。我也想通过轮胎生意能够和心中的他——海超阳，有机会见面，有话可谈！就这样我去了小李正在装修的一家快捷加盟品牌酒店。小李还有另一家快捷酒店需要管理，最近较忙。他让我帮忙管理一下，刚好这段时间我较闲，我也没多想，就应了下来。

我泡了半小时，穿好衣服，躺在床上。身上凉飕飕的，我蜷在薄被子里。老公说加班，才回来，快 11 点了。自从 10 年前在新疆发生那件事，最近又看到老公手机上那段他关心别的女人的短信，我不再信任他说的任何一句话，像是心死了。我们已分屋、分床半年，同一屋檐下熟视无睹。我们的婚姻之船正在风雨中摇晃。我想早早睡去，想早点结束这一天，可怎么也睡不着。我起来，打开一瓶红酒，喝了下去。脑子、身子松软了，也涌出胆量，拨通了心中的他——海超阳的电话。我紧张结巴地说道：

“你在外面……我喝了酒。”那边传来嘈杂背景下温暖的声音：“等我忙完，再给你打去！”仍是那慈爱、成熟的声音。我放下电话，笑自己怎么这么傻。听到声音就已知足了。太晚了，不希望他再打电话来，我关掉手机。自从第一次在西南见到他，我就像是看到我父亲年轻时的影子，他的亲和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，但不知怎么慢慢地让我对他有种信赖和爱慕。总共见过四次面，我不敢奢望和他会再见一面，真诚地面对面说着家常，因为他是中央台标王广告企业的总经理，而我只是家庭主妇。

我仍无睡意。这么多年，为争一口气，为独立，从高中辍学到三年寒窗苦读，从白手起家到风风火火闯边疆，从西部边疆到今天的上海。转眼 20 年过去，人生又有几个 20 年？环视装饰豪华的三房，我不知自己是否幸福？我只知这些年来身体疲惫，心在漂泊，我的灵魂在询问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在哪？女人为什么总是受到伤害？20 年来的日子如昨天刚刚发生浮现在眼前：

1989 年 6 月 4 日，这天清晨，天际刚刚微露出鱼肚白的颜色，我已和我家餐厅后厨的一位李师傅赶到南城墙批发菜市场。这时卖菜、卖肉、卖鱼的小贩们都各在自己的摊位上忙活着，各家把今天最新鲜的货摆在最醒目的位置。菜价又涨了！

我买齐菜，整个菜市场已熙熙攘攘，水泄不通，我庆幸自己来得早很明智。这才上午 9 点多钟，火球似的太阳高悬在半空中，炙烤着大地，大地散发出腾腾热气，灼人肌肤和心肺。

从菜市场回我家餐厅要经过市政府门口的人民路。路被堵住，前面很拥挤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好奇向围观的人问道。这时，有人递给我一张宣传单，我低头看到：

中国最有才华的北大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，这

是两月前他写的诗：

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

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
春暖花开

从明天起，和每一个亲人通信/告诉他们我的幸福/那
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

我将告诉每一个人/给每一条河，每一座山，取一个温
暖的名字/陌生人，我也为你祝福

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/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/愿你在
尘世获得幸福

我只愿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

我拿着宣传单回到了家，17岁的我不理解眼前发生的这一切。我匆匆翻阅这天的《经济日报》，想从中找到答案。其中有一段是这样非同寻常写道：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。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由于物价上涨、通货膨胀及触目惊心的消极腐败，造成了经济萧条，政治氛围空前紧张。回顾1978年以来，人们开始从政治化的生活转向经济建设。在这过程中，新旧体制严重冲突，原有国营企业日渐陷入困境，私人资本血腥积累，绝大多数人无法从心理上接受这种起落，于是积聚了一种不平衡的全民心态。同时由于体制和政策的设计，出现了官倒，利用职权敛聚大量资产。受到商业利益驱使，全社会商业道德露出塌陷的裂缝，出现了严重的“三角债”。

是的，这一年到处可见到愁苦满面、行色匆匆的讨债人。我父亲的最后一笔60万货款，港商已推托半年未付。世事难料！

转眼到了8月底，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，我去原高一班主任

那里取我的高中毕业证。班主任是 1977 年恢复高考第一批录取的大学生。满脸的沧桑和稀疏的头发刻下他的农村劳作及辛勤奋斗。大学毕业才结了婚，45 岁有个女儿。班主任看到我，兴高采烈地对我说：“我们这个班今年高考成绩不错，上本科的有 6 位，上专科的有 18 位。”班主任扶了扶鼻子上的黑框玻璃眼镜，哎一声，继续说：“你还记得高一时你是学习委员，班长王同学吗？她太可惜了，原应能考入北京重点院校的，这次只考入专科学校……你如果不学，也会考上，至少是专科。这都怪我呀！……你没读完高中，我给你留份学籍，你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，看今后能否用得上。”班主任一脸歉意，想似乎作些弥补。他开始翻找一堆红色的带塑料壳的本，找出了我“不合格”的高中毕业证，双手给了我。班主任习惯性地又向上推了推眼镜，愧疚地说：“坐在你前面的洪同学，他考入了省城税务学校……”听到这个名字，像针刺了我一样，我听不下去了，陡然站起，向班主任投去满脸怨恨，走出了他的家。我只听到背后传来：“如果你想考，还来得及，我可帮你。”

大学生，我多么渴望的称呼！大学生活，我多么向往的天堂！可如今不如我的同学都考上了，这两年我干了什么？属于我的青春季节我收获什么？我头昏目眩！这时风像无形巨手，掀起灰沙尘土，1989 年最后一场暴风雨来了。不一会儿，零星的雨点便形成密集的网打在大地上，甩在树叶上，抽打在我的心上……我茫然地推着车子，任暴雨冲刷着心头的怨恨、懊悔。下月 17 号，将是我 18 岁的生日，在我的青春季节我得到了什么？是我在深圳国贸顶层旋转餐厅 35 元一碗意大利面的品尝？还是父亲给我买的黄金首饰？

我为什么当初要听父亲的话辍学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坐在我

前面老问我英语的男同学，也就是考入省税务学校的那位同学，给我写了封信，通过邮局寄给我。班主任在学校传达室私自留下这封信。认为我们在早恋，告诉了我父母。班主任本希望父母配合老师，多关心青春期的我。可父亲听到后，暴跳如雷，认为我在学校给他丢人了。快 18 岁了，和父亲坐在一起吃饭腿都发抖，听到父亲急匆匆的脚步声，我就紧张。长这么大，我没有看到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笑过或拥抱过。父亲举着皮带，严厉问道：“干了影响你一生的事没有？干了丢人的事没有？”我虽胆怯父亲的管教，但还是顶了一句：“这男同学写信给我，怎么会影响我一生？再说，我也没让他写。”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”父亲的火更旺了。这时一直没说话的母亲从床沿站起来，走到父亲举皮带的一边，伸手夺掉皮带，扔在沙发上，嘴里大声嚷道：“好了，没出事就好。今后男女同学都不能到家来。”后来我才明白“干了影响我一生的事没有”这话的意思。父亲以为我失去贞洁了，让他们在未来女婿面前抬不起头。

信的事让父亲对我放心不下。一天，喊我到他的办公室，父亲点了支万宝路牌香烟，吸了口，说：“你能不能考上大学？……这大学生今后也不包分配了，你就是考上还不是自谋职业。我这儿和港商签了 20 吨出口合同，每吨 10 多万利润。我教教你，将来这一摊子生意你负责，你是老大，弟弟还小，你要学会替父母分忧、操心，现在跟我踏入社会锻炼锻炼。”父亲的话也有一定道理，自从班主任把信交给父亲，我就不想再进教室，不想再看到班主任一眼！

就这样，高一第二学期，我 16 岁辍学了，在父亲的贸易公司学习账务管理。

从学校到家正常情况 30 分钟就到了，这天我花了将近两小

时才到。到家时,我像是落汤鸡,浑身发冷。

我的家位于街边,面向公路的是一层五间铺面,下坡背向公路的是两层小楼。楼上三间开的是这条街这片区的上等餐厅,其中一间是父亲按深圳最时尚的风格装修的三星级单间。这里曾接待港商及本市支持父亲生意的市长、武装部部长、银行行长。另两间父亲租赁给工商银行办公。父母和小弟住楼上三星级单间,楼下一层我和妹妹分别住一间,其余当员工宿舍及放杂货。小楼后面有一个 1 000 平方米的汽车修配厂,这是父亲经营的第三项生意。我家 800 米处有省外贸直管的地区级出口公司。可谓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父亲全部具备,父亲的生意一片兴隆!

我准备下楼到我的房间。这时母亲正低着头,一只手按着弟弟的小腿,另一只手给调皮的弟弟换裤子。母亲用余光看到了我,抬头大声责怪地说:“你怎么让自己淋成这样? 不知道躲雨,这么大了还不会照顾自己。赶快换掉衣服……对了,你爸去办边防证了,他让你准备准备,他带你去深圳要欠款。”我什么都听不进去。在我的房间,连续打了几个喷嚏,三下五除二,脱个精光钻进薄被,先暖暖身子再穿衣服。

自从有了弟弟,母亲就无暇顾及我和小妹。母亲是圆脸,浓眉大眼,一脸富态相,泼辣能干。别人说,我和小妹都长得没母亲好看。母亲是农村长大的女人。20 岁经媒人介绍认识了父亲,母亲想嫁离城街近些的人家,可到父亲家一看:父亲的父亲是哑巴,在食堂上班,父亲的母亲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饥荒连续病死两个女儿,紧接着一场大火把微薄的家底烧个精光,身边的男人又是个哑巴有苦无处诉,结果气成精神病,整天不是要上吊就是要跳河。母亲不想嫁给父亲了,而父亲看到母亲漂亮又能

干,怎能放弃!和现代年轻人谈恋爱一样穷追不舍,最后在春暖花开时父亲将母亲娶到了家。寒冬腊月,我出生前一个月,奶奶旧病发作半夜上吊死去。姑奶奶说我长得像奶奶,希望奶奶来世过好日子,但我不愿像奶奶这么命苦!

两年后父亲离家到南京参军,母亲也希望父亲在部队好好干,提干后接我们过好日子。母亲在加工厂上班,下班后又去干类似拉板车的体力活。月底母亲将钱随信寄给父亲,就这样年复一年,八个春秋过去,我上一年级,1978年父亲拖着残疾的身体、揣着优秀共产党员证,转业任一家工厂副厂长。每月拿着35元工资养一家老小。

1978年底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以发展经济为中心,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!

而第二年父亲的十二指肠胃溃疡病发作,在手术台整整八个小时,差点没死去,胃切除了三分之二。

1980年父亲决定创业!当万元户!

父亲从门市开始收集原料,每天天刚拂晓,父亲就要赶到集市,打开门市收集最好的原材料。每到胃疼时他总是用块白帆布把腹部缠紧,来减少疼痛。梅花香自苦寒来,1983年,父亲办起了200多人的加工厂。这时我家的家电全用的日本货。父亲在当地也小有名气,母以子为贵,母亲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给父亲生个儿子!母亲的肚子还真争气,年底我终于有了个可爱的小弟。然而正好赶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,父亲用半条命换来的党籍被开除,原作为典型代表参加人大会议也被取消,并登省日报批评,处罚现金2500元。父亲为失去党籍很难过,并暗暗发誓一定要再恢复党籍!

在我童年记忆里没有父亲的印象。长大后我只知不听话要

挨皮带抽，晚上天黑前要到家，对弟妹要多谦让。父亲从没对我笑过，我很渴望父亲的微笑和拥抱。虽然严厉的父亲让我惧怕，但父亲的艰苦创业及吃苦耐劳的品质深深烙在我的骨髓里！

“麦田，上来收钱。”母亲的喊声把我从回忆拉到现实。我是父亲的财会兼出纳，也是父母的好帮手。餐厅上人了。晚上应是生意高峰期，可最近一段时间生意清淡。我穿好衣服，头昏沉沉的，还发冷，我发烧了。我打开抽屉，翻找出退烧药，吃了一粒，又脱掉衣服睡在床上。我从小就会照顾自己。父亲整日忙于生意，母亲整日忙于小弟。我在这家里总感到孤寂，虽然我戴着金首饰，穿的上海衣，用的日本货。尤其是今天听到班主任一席话，我更感到空虚和失落，突然对未来一片迷茫！

吃了退烧药后，浑身出了汗，感觉好了些。小妹麦苗背着书包冲进我房间。“大姐，你怎么了？今天你怎么没去接我？”小妹睁着一双精灵的眼睛，歪着脖颈问道。

“我下午淋雨了，发烧有点感冒。谁去接你的？”

“我补习完课，安老师看你没来接我，她打电话让宋老师送我回来的。”

“宋老师呢？他在哪？”听到“宋”这个字，我惊喜得坐了起来，好像发烧感冒一下子全好了。

“他把我送到门口，和妈打了招呼就回去了。”

我像泄了气的球，胳膊交叉放在胸前，抚慰怦怦直跳的心……母亲不会让他进来看我的。

停学以来，我没再和同龄男人接触过。现在认识的男人不是喊叔叔就是叫大伯。唯有宋和我年龄接近些，但还是比我大六岁。宋是中学体育老师，也是小妹的老师，通过小妹认识的。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，从我家门口过。他路过时总是侧过头

来，冲着坐在收银台的我微微一笑。他的笑很温暖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久而久之，一天他停下上来坐会儿。一米八的个儿，宽宽的肩膀。“你真能干！这么小就能管这一摊子。”他握着我泡给他的茶杯对我夸赞。

“我不行，还得靠家人给我指点。”我自谦答道。

“你准备考会计证？”他看到我放在桌上的书，狐疑地看着我。

“我想业余考试试，也许今后有用。”

“是的，有时间还应多学些。”他赞同回应着。

“小妹在学校表现怎样？”

“有点人小鬼大，挺机灵的！”

“她的数学这次考得不好。还是基础差。这明年要中考了，你认识的老师中有没有空闲的，帮我介绍一位，晚上给小妹补补课。该怎样收费你说下。”

“回头我来问问，打听打听。”

“我等你话。”

“嗯。我要走了，你这儿来客人了。”宋看到三位要吃饭的客人进来，放下杯子起身要走。

“好吧，改日我请你和补课老师一起吃饭。”我大方地送他到台阶下。

大概一星期后，宋联系了他小区的安老师，是市重点学校的老师。暑假每天我要送小妹到安老师家，补完课我去接小妹。一次等小妹时，碰到了宋，在小区里两人闲聊了起来。

“你的会计证考了没有？”

他还记得我要考会计证。我感激似的忙应道：“11月才考。”

“我想再进修点什么，我不会一辈子当体育老师的。”他的脸上洋溢着追求的憧憬。

我微倾斜头，侧过脸，似乎刚刚认识这个人并能感受到他满腔抱负的激情。他的余光扫视了我，微微一笑，很暖！我感到共鸣的心动！忙低下头，想掩饰脸上泛起的红晕……

“大姐，妈让你上楼吃饭。”小妹的叫声让我从梦游状态清醒了过来。

我穿好衣服，上楼。父亲已回来。今晚生意不好，只上一桌人。在以前，几乎是座无虚席。一天营业额也有上千元。母亲把现金交给我，第二天存银行，并嘱咐我别忘登记账。月底母亲要与我对账。别看这是私人公司，餐厅账目、汽配厂账目、贸易中心账目很规范。17岁的我能将账目清晰管好，也还是有天赋，并为我日后自己的持家理财打下了基础。

我在圆餐桌父亲的对面坐下，端起已盛好的小米粥喝了一口。“刚才那个宋军送麦苗来了……一个体育老师有什么出息……你最好给我少接触。”母亲嘴里嚼着馒头，唔唔唠叨着。父亲的脸色凝重起来，半晌说道：“这年初给香港韩龙生发的最后一批货款，到现在他还没给。打电话给他，他让菲律宾佣人给我说，我也听不懂……边防证我今天办好了，下月15—16号我带你去深圳。餐厅生意也不好，你把账目交给你妈，你准备准备。”我听后满肚子不愿意，也不敢直接顶撞父亲，嘴里嘀咕一句：“我要考试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父亲呵的一声。“我要考会计证。原先不如我的同学都考上大学了。”我终于忍不住大声冲着父亲说。父亲听后，把筷子往桌上重重一摔：“难道我不想让你上大学吗？你在学校还有脸待下去吗？男同学给你写信，不但老师知道，同学还知道。我不让你上，是给你换换脸面。”父亲的话如